

世情逐云系列
SHIQING ZHUYUN XILIE

满庭芳

郑武文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山 / 纹 / 阅 / 读

世情逐云系列
SHIQING ZHUYUN XILIE

▼ 郑武文 著



满庭芳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满庭芳 / 郑武文著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8.1

(世情逐云系列)

ISBN 978-7-201-12447-6

I. ①满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
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8908 号

满庭芳

MANTINGFANG

郑武文 著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	300051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子邮箱	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	张 凯
特约编辑	李 路
封面设计	金钻传媒
排版设计	西橙工作室

制版印刷	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6.75
字 数	215 千字
版次印次	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4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35)

目录

CONTENTS

短篇小说系列 ——

满庭芳 · 001

苟全富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窗子和门全打开……

奶奶和她的家人们 · 057

春日一天，到阳州西南山区旅游，花儿竞相开放，野草葱葱新绿。

杨村的作家们 · 083

在杨村，好像除了我狗头二大爷没有外号都有外号。

寻找 · 025

我在雪地里已经趴了一个小时了。

吴福旺 · 074

仰头老婆低头汉，这是阳城人最忌讳的。

目录

CONTENTS

我要去少林 · 100

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。

挽棺 · 126

初冬的早晨，已经冰冷刺骨。

爆炸 · 144

张三强蹲在一个背风的墙角，嘴里含了一支烟……

悬崖边上 · 111

杨诚第一次到梅仙家去的时候根本没做好思想准备。

我做你的腿 · 135

电话响的时候，杨丽正在炒洋葱。

寻找刘子丹 · 152

我接了一个画一百幅柿子树的任务，并且还要求在柿子树底下……

目录

CONTENTS

谁在呼唤我的名字 · 161

德昌走在路上，听到有人喊：“德昌，
德昌啊……”

湾和海 · 180

在阳城一带，都把池塘叫“湾”。

大舅 · 207

南河村的早晨，雾蒙蒙的，刚刚从窗
户里泛进一丝微白的光芒……

风雨龙泉寺 · 172

乌黑的秋夜，阵阵雷声却还在天空翻
滚。

民间趣谈： · 187

北宋做过宰相的青州刺史们

公元 1069 年农历的四月，正是小
麦开花抽穗的季节。

目录

CONTENTS

微型小说系列 ——

丢银 · 223

明朝正德年间的一天黄昏，益都县副都头李豹满头大汗急匆匆跑进县衙……

冯二的狗 · 229

冯二有辆踏板摩托车，跑起来像飞一样，据说最快能到每小时二百多公里。

刘连长 · 235

晚饭，我做了刘连长最喜欢吃的小鸡炖蘑菇，并且开了一瓶二锅头……

莲 · 227

娘的眼神越发不济了，瞳孔慢慢扩散，所有的东西……

钓鱼 · 232

丁七并不排七，名字就叫七，他妈就生他一个。

目录

CONTENTS

“破不了”的盗窃案 · 237

腊月二十三那天，生产队把那头病歪歪的牛杀了。

奶奶，你真的爱我吗 · 243

李翠云是个急性子，干什么都风风火火的。

李厨子 · 249

李厨子大名李欲飞，于民国二十一年来到青州东郊的阳村。

官迷 · 240

何老头是个官迷，一辈子都想当官。

归来 · 246

公元1100年的暮秋，金水湖畔。

害虫也有 光辉灿烂的童年 · 253

这是我上小学时候的事。我那时候特别调皮……

满庭芳

苟全富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窗子和门全打开，在院子里伸胳膊踢腿做深呼吸。当然他不会去把大门打开，苟全富是农民，也是从事体力劳动的。虽然现在种地省力多了，可体育锻炼这些事也好像只有城里那些闲得发慌的人才去做。农民，夏天要“汗滴禾下土”，农闲还要去打工赚钱，一天下来累得浑身散架，谁还去做体育锻炼？

苟全富突然想起了老婆。老婆才嫁过来那阵，满脸绯红，水灵灵的！那时候他们都年轻，青春的火苗撞击年轻的心灵，胸中时刻燃烧着一股熊熊的火苗……那份温馨，深深印在苟全富的脑子里。他又想起那个叫小王的女人，他把她两个在脑子里做了一番对比。这使他早晨起来就有了隐隐的感觉，一股热流在胸中激荡。

苟全富拿眼瞅了瞅，院子里只有那条老狗眯松着眼躲在远处，爱搭不

理地望着这边。没想到这条老狗的眼还挺管事，苟全富一看它，它自己就站起来，抖抖身上的尘土，啪嗒啪嗒走过来。这条狗今年十六岁了，如果是人，早已经到了耄耋之年。

狗的名字现在叫老黄，当年是小黄。苟全富在一个大雾的天气挑着一夜攒下的尿液往地里浇，浇到自留地的麦子上，回来的时候就跟着这个小黄。刚到家的时候它的毛是褐色的，苟全富踢了它一脚，希望它再滚到街上去。小黄吱吱叫了两声，叫声有点可怜，儿子小军从屋里跑出来，那时候小军刚刚三岁，长得胖乎乎的，跟小狗倒是挺像兄弟。小军把狗一下子抱到怀里，说啥也不让苟全富把它扔出去了。

小军说是要和小狗一起长大。当然他们没有一起长大。小军四岁的时候，在苟全富眼里和三岁还没有较大的变化，小狗却已经长到和小军一样大了，他再也垮不起它的腰，反而是小狗一高兴就把小军撞一个四脚朝天。有一次两个在打闹，小军摔倒了，头都破了，苟全富拿了一条棍子去打小黄，小军却顾不得疼，也不哭了，过来用身体护着小黄。

其实小黄也算听话，平时很少到屋子里去，有时候饿了，用嘴把门拱开，小心翼翼钻进去，只要喝一声，就乖乖夹着尾巴，十分不情愿地去到院子里。苟全富在院子的西南角给它垒个窝，晚上它就在那里坚守岗位。有段时间村里来了偷狗贼，好多人家的狗都被偷去了，只有小黄还好好。苟全富曾经在狗窝旁捡到过药狗的东西，像半截油条，闻起来香喷喷的，可是小黄就是没吃。可见真是一条聪明狗啊！

如今小军二十岁了，成了一条真正的汉子，而它却衰老得连走路都要哆嗦。老黄颤巍巍走向苟全富，尾巴夹着，身上的毛刺着，还一块一块脱落，一晃身子，细密的狗毛乱飞。苟全富正要做深呼吸，看到狗毛在阳光下飘荡，就喝一声，坐那！老黄就坐下了，可怜的眼皮抬了抬，又耷拉下来，它本

来就不想走，正好再打个盹。于是趴下，不一会竟打起了呼噜，眼屎吊着，狗毛脱落得真是一条癞皮狗了。

从这里，苟全富想到自己的样子。自己老了，会不会也这样？会不会也这么讨人嫌呢。可是自己才不到五十岁，论说正值壮年，正是好时候，怎么就感觉老了呢。平时就精力不济，眼皮总是打架，靠喝两口酒支撑体力，可又不胜酒力，喝一口脸就红，两口头就大。

二

实际上苟全富在老婆死了以后，也曾内心激荡无助，毕竟是正值壮年，如狼似虎的。他闲来无事，就骑了摩托车去转悠，在街上转来转去。

大着胆子去到店里接受了一次所谓的“服务”，出来还没骑上摩托车，旁边一辆贴了防晒膜，静止在那儿的面包车的门子突然拉开了。车上下来一个人，扬一扬手里一个本本，说，我是公安局的，找你有点事。然后又下来一个，就把他拉进了车里。

苟全富是老实人，没用几句话，就承认了。罚款还是拘留？自己选。要不告知家里来领人？家里就一个儿子了，还在部队上。没事，我们通知部队，让领导通知他。根据苟全富提供的姓名，人家去电脑上噼里啪啦弄出他的户籍、照片，又录了口供，回家拿钱去吧。不回来？别怪我通知你儿子啊。临走警察同志又补上一句。

苟全富回去借了钱，交上。然后感觉后悔了。巴掌大的地方，犯天大的错误，丢人啊！

在以后的日子，苟全富归于平淡。偶尔想想这些事，自己都感觉愧疚。平时再也不想三想四，在建筑队里打工，变得寡言少语，把自己隐藏起来。

回家呢，独自面对清锅冷灶，漫漫冷清的长夜。儿子大了，要留一个好形象，还要给儿子娶媳妇呢，家里有一个流氓爹，谁家女儿愿意嫁进来？他常常这样安慰自己。

直到有一天。那是一个连续的阴雨天，空气湿润地抓一把都能出水，墙上直接就是一片片水珠。苟全富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吃了睡睡了吃，百无聊赖。于强就是这个时候来的。听到敲门声和老黄的吠声，他看到于强穿着滴水的绿雨衣站在门外，一开门，于强就挤了进来，径直往北屋里走。苟全富和于强交往并不多，可来的都是客，也随着走进北屋，洗了茶壶沏一壶茶。于强在那儿坐着，眼睛不眨看着他，说，全富哥，有个好事。

苟全富的心里就一凛，嘴里说着啥好事，我还能有好事？心里可就翻江倒海了。老婆查出乳腺癌那年，医生给做了手术，并且断言：准备后事吧，活不了个三年两年了。那时候他感觉天就要塌了，可悲痛过后也想开了，人不能胜天，天意如此，自己能做的也就是满足老婆的一些愿望，尽量给她医治，尽可能满足她的要求。

这时候邻居二婶偷偷给他透口信：嫁到邻村的小芳，老公出了车祸。你如果也打了光棍，可以凑成一对。小芳他知道，跟自己还是同学呢，阳光丰满，是苟全富喜欢的类型，并且只有一个女孩，还得了一笔不小的赔偿款。他的心脏怦怦跳，竟然有了一些小激动和小期待。后来也确实偷偷见过几次面，彼此也满意。

苟全富有时候感觉对不起老婆，可毕竟是老婆要离自己而去了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丈夫也只是在一丈之内才是夫，都阴阳两隔了，就不是什么丈夫了，想了想，也就释然了。

谁知事情却并没向他想象的方面发展。两三年了，老婆状况依然很好，

只是又动了一次手术。后来老娘也天寒偏逢连阴雨，也经常生病。苟全富伺候两个病人，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都花净了。俗话说，一家女百家求，小芳这样的更抢手，每天提亲的挤破头，比苟全富好的也有的是。小芳向他摊了牌：全富，不是我不等你，看来咱们是有缘无分。况且我们本也没什么约定。还能怎样？小芳结婚的时候，苟全富上了五百块钱份子，酒席上喝的酩酊大醉。回来老婆跟他打架，看病的钱还是借的，就你逞什么能？里面的事别人不知道，苟全富借着酒劲呜呜痛哭了一场。

在他成了真正的光棍后，就没人提亲了。或许有那么几个小寡妇，有钱的有点退休金的有的是，谁愿意再跟个穷老头受苦啊。

如今于强谈起有好事，苟全富马上想到可能要给自己介绍对象了，急忙再找出香烟，面带微笑敬上。

于强依旧笑着，嫂子走了以后，清锅冷灶靠得难受吧？苟全富觉得自己不能光赔笑，要表示一下迫切心情，就说，还用问吗？

于强拿眼睛把屋里扫了一遍，说，挺干净，挺合适。你自己在家也挺安全。苟全富说，那是。

于强压低了声音，有个小娘们到你这里可以吗？苟全富马上想到自己的荒唐事，脸就涨红了，结结巴巴说，这个，这个，你是说嫖娼啊？于强说，别说那么难听。只要你情我愿，不承认钱的事，就不是嫖娼，派出所抓去也没事。

看到苟全富的情绪稳定了一下，于强又说，别寻思了，我这是给村里光棍们谋福利。人来了，你先享享福，其他人，谁来，给你十块钱，算是地铺钱。我呢，打电话，让人家也能挣两个钱，算是白劳动，为人民服务。好了，我去了。拉开门，披上雨衣就钻进了小雨里。

苟全富心里依旧怦怦跳，拿茶碗的手都有点哆嗦。事情来得太突然，

他还没转过弯来。

十几分钟后，听到老黄叫了几声，然后是随手关门的声音。苟全富蹑到门上，看到两个人从院子里往里走。于强先进来，后面是一张姣好的脸，三十多岁，有点憔悴，竟然腮上还有两块红晕。苟全富马上想到了老婆才嫁过来时害羞的样子。他颤抖着手给她倒了杯茶端过去，女人抿了一口，笑了笑。

于强说，这是小王，家里不容易，有个瘫痪在床的丈夫，还要养家，养孩子。苟全富答应一声，想着这个女人一会将要做的事儿，心里就莫名有点难受。

于强开始打电话，不一会，村里的光棍汉陆续来了。雨下的小点了，可是雨丝一直不停。光棍汉们走到院子里，一直懒得吭声的老黄却突然窜出来，对着其中一个的腿就咬了一口。那个光棍汉穿的单裤，急忙提上去看，已经有几个冒血的牙印。苟全富找了条棍子，狠狠向老黄头上砸去，老黄哎哎叫着，跑到角落去了。

没办法，于强开来车，两个人拉着那个光棍汉到附近的卫生室打了狂犬疫苗。没敢在近处，苟全富怕别人问起来不好回答。打完针，于强对苟全富说，掏钱吧，谁叫你家的狗咬人呢。

回到家后，发现那个小王还没走。苟全富准备做饭，小王倒是善解人意，帮着刷锅、切菜。屋子里莫名地弥漫着一种家的温馨。菜是小王做的，很合他的胃口。因为害怕于强随时来，他们倒是匆匆就吃饱了，苟全富很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

三

第二天，苟全富就把老黄装到袋子里送到狗肉馆去了。狗肉馆的老板一看就笑了，来个老爷爷，它瘦成一把骨头，不但咬不动，还腥气。苟全富说，你看着给吧。老板说，十块钱。苟全富说，一斤狗肉还五十呢，一张狗皮还一百呢。老板说，那是卖给你。两人讨价还价，最后老板给了五十块钱，苟全富就揣着走了。老板把狗放进一个破笼子里，老板娘说，你不怕它跑了？老板说，跑，你看它还跑得动吗？

当天夜里睡到下半夜，苟全富听到老黄在院子里撵老鼠，心说真是老了，都出现幻听了。不过却再也睡不着了，毕竟养了十几年。看家，老黄还是尽职尽责的，也从没惹过事，虽然是条笨狗，年轻的时候却精神着，身上的毛像黄色的缎子一样闪闪发光，跑起来肌肉紧凑，惹得街上的小母狗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它。就像自己学生时期当运动员，晃动着一身腱子肉跑在跑道上，眼前尽些女同学热辣辣的目光。可惜自己那时候啥也不懂，反倒为了展示男子汉气概，拒绝女同学递上来的毛巾。老黄却懂得珍惜身边的幸福，而且来者不拒，不但街上的小笨狗都有老黄的影子，就是那些小京巴它也没放过。而且有一天夜里还偷偷跑进村长家的工厂里，隔着铁笼子就给村长家大狼狗给种上了。等到村长发现，两条狗还在那儿连着，好在老黄机灵，要不就让村长拿来的菜刀把家伙剁去了。

迷迷糊糊睡不着，苟全富就想去院子里撒泡尿。敞开屋门，月亮倒是很好，月光像水一样铺了一地。突然看到院中间有个东西，把苟全富吓了一跳，又看一下竟然像是老黄，心说自己真是老了，不但耳朵不行，眼也要坏。这时候老黄怕是早成了人家桌上的菜，不知被谁使劲撕扯着把那

些老狗肉吃了，把牙崩了去。他骂了一句，顺便抹了抹眼上的眼屎，使劲瞪瞪眼，那个老黄也非常配合地低叫了两声。

苟全富的眼泪一下子就落了下来，真是老黄！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离开了，老婆，老娘还有弟弟，自己曾经多么希望能够挽留住他们的命，可是却没有一个在乎过自己的感受。老黄，是自己亲自送出去的，送到屠夫刀子底下，可是它却依旧回来陪自己，不离不弃，也不记恨自己。

苟全富过去抱起老黄的头，老黄在他怀里呜咽了两声。苟全富进到屋里，把自己吃剩的馒头用菜汤子泡了泡，给它端到面前。看到老黄不急不慌地吃，苟全富回到屋里，一觉睡到天亮。

四

小王时不时过来帮苟全富做做饭，打扫打扫屋子。两人边吃饭边聊天，聊到半夜。苟全富得知小王身体也不好，干不了重活，还有孩子要养活，还有个婆婆，一家人的收入就靠她自己。我有什么办法？小王说，不是爱风尘，偏被风尘误啊！小王谈吐也很有学问，看来也是知识女性。苟全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

苟全富说，要不你别做这个了，我挣钱养你，你离了吧。小王说，离肯定不行。我们是自由恋爱，当初我是顶着家庭的压力嫁给他的。再说我也不忍离弃。如果有缘，就等他走了以后吧。兀自又叹了口气，可是他没有别的病，也许活的比我还要久。苟全富想起了小芳，也重重叹了口气。

五

村长来喊小军去验兵的时候，苟全富的老婆和老娘已经都躺在了床上。苟全富正想让小军在家照顾病人，自己去把成熟的玉米收了。人家都要种麦子，自家的地里还长着玉米，心里急，心情又不好，对村长就显得不很热情。村长虽然也是苟氏家族的本门兄弟，可平时看惯了笑脸，对苟全富的冷落明显表现出了不高兴，就说，适龄青年应征入伍是每个公民的义务。义务懂吗？就是愿意不愿意，到了年龄就去验兵。

小军跟着去验兵，整整呆了两天。

一天村长笑嘻嘻地来到苟全富家，对他说：全富，祝贺你啊，你们家小军符合入伍的一切条件，就要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。苟全富急忙说，可是我家里有病人啊，临时小军离不开。其实内心里苟全富还是有军人情结的，毕竟自己从小看着战斗片长大的，很小的梦想就是当兵。自己年轻那会，谁当兵真是全家光荣，姑娘们涌上门口，找媳妇特好找。村长说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个人要服从集体，小家要服从大家。保家卫国，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再说，现在是义务兵，有法律管着。验上了不去，就是违法，要拘留、罚款，孩子还年轻，有了污点可就不好找媳妇了。你看着办吧，我明天再来。

苟全富和小军商量。小军倒是想去，可母亲和奶奶都生病，自己又实在不忍离开。爷俩叹了一口气，娘俩更是哭了一夜。

最后小军还是走了。小军说，就两年，很快。让妈和奶奶在家等着我。